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八十八回 劉欽差夜驚黑虎夢

禁子瞧夠多時，則見武舉先前亂動，後來手腳不動了，就只胸坎鼓有一二寸高。黃直說：「可完了！」但凡監中催過死呈，俱是如此下手。已死，就將沙子口袋拿開，要是壓多了時候，驗屍之時，就要現出。故此黃直伸手將沙子口袋拿將下來，放在牀上，又瞧瞧武舉，竟自斷氣身亡。

禁子看罷，將身站起，往牀下一跳，只覺眼前一片紅光，禁子蓋不由己，昏倒在地。

列位明公，此是武舉李國瑞，日今身受大難，他的命大福厚，焉能喪命？到後來，他得到千總之職，官做到雲南楚雄鎮總鎮之職，於乾隆五十二年，因疾而亡。諸公不信，查看《武縉紳》就得知曉。再者，此書不像古書，由著人要怎麼說就怎麼說，難道還有古時之人來到對證嗎？那才是無可考查！今書不敢離了，某人何官，看什麼事情，劉大人怎麼樣拿問，必是真事。審問此案，想來還有七成真事；愚下添出三成枝葉，圖其熱鬧。不然怎麼像書呢！閒言少敘。且說武舉被沙子口袋壓得昏過去了，手臉皆紫，胸坎高起一寸還多，就如死人一樣，可卻未能斷氣。這如今，沙子口袋拿去多時，胸坎之氣偶然通了，竟自還陽！可是心內發迷，什麼不曉。

不說舉人還陽，不言鎖頭黃直昏在地下，人事不知。再說三聖廟的劉大人，自州縣查對案卷，接了李忠呈子，大人回到廟內，用了飯，叫內廝傳出話去：「告訴派來衙役：吩咐滄州署印官，明早伺候，大人親到州衙審李忠一案。」青衣回衙傳話不表。大人在燈下觀瞧李忠之狀，內中明顯知縣借端，想賊苦拷；又不知賊人拉出舉人又有何情？瞧夠多時，天交二鼓，大人說：「明日本部堂到衙，必須如此才能明白。」想罷，大人將呈詞收好，吩咐長隨打鋪安歇。

大人吩咐叫打鋪，張祿聞聽那消停？登時打好爺的被，大人忙忙站起身。解帶寬衣剛躺下，長隨連忙滅了燈。不言家丁也就睡，再講清官劉大人，心血來潮雙睛閉，霎時之間入夢中。夢內大人廳上坐，忽然見，外面一人往裡行。

手拄一根過頭杖，「哈哈」口內帶笑聲。又見他，土黃道袍穿身上，水襪雲鞋足下登。發鬢皆白年紀老，香色絲繚繫腰中。年紀大概七旬外，口稱「大人你是聽：諸公順著我手看，台階一物請看真。」夢中清官聞此話，順手閃目驗假真。倒把劉公嚇一跳，不由著忙心內驚，原來是只大黑虎，繩控索綁在流平。旁邊一人擎刀刺，急得虎眼亮如燈。大人一見開言道，眼望老者把話云：「此虎何人來拿住？殺他也是理上通。」老者聞言連擺手：「大人呀，內裡情由你不明：此虎並不將人害，後來報效於朝廷。今日遭逢冤屈事，不久眼下喪殘生。此人現在監禁內，明公不救了不成！若問此人名和姓，季字無撇是他的名。」言罷用手指一指，大廳忽然起大風。夢內大人心中害怕，登時甦醒暗想情。

劉大人夢中驚醒，嚇得爺出了一身冷汗，口內說：「奇怪，奇怪！」又聽外面天交三鼓，大人說：「張祿兒，醒著呢嗎？」

長隨說：「小的醒著呢。」大人說：「你起來。」長隨答應，爬起穿衣，將燈點著。大人也是穿衣，起來說：「張祿兒，你陳大叔、朱大叔、王大叔三人俱叫來。」「哦！」這長隨轉身而去。

登時叫到，進房門旁邊伺候。大人說：「叫你三人，並無別故。方才本部堂做了一夢，夢見老者年有七旬，身穿土布衣，足登著雲鞋，手拄拐杖，鬚鬢皆白，就像個老道一樣。他指給我看看大廳台階之下，臥著一隻黑虎，繩控索捆，旁有一人擎刀要刺。本部堂說：『虎必傷人，殺他有理。』他又說：『此虎現受冤屈。』監禁之內，叫我去救，後來與朝廷報效。他說：『要知此人的名姓，季字去一撇。』我想孟仲季秋的季字，上去一撇，豈不是姓李的李字麼？」三人說：「正是。」忽聽大人說：「哎呀！是了。顯些誤了此事！監中現有武舉李國瑞，被盜相攀，白晝有他家丁李忠告狀，本部堂已准，明早即審。這才想到，必是知縣害怕，要滅活口，必有此事！我如今何不帶領朱、王二人，就去查監。若有情弊，立刻就審。」大人說畢，復又向陳大勇講話，說：「務必你早晨喬裝，去暗訪殺武舉家四口人的兇手，務必訪著。這件事比不得從前之事，大有關乎。若靠本地衙役捕快，焉能濟事？本部堂限你三天，必要此人！」

陳大勇口內答應，腹內說：「緊活呀！」

不言好漢，且說大人吩咐備燈。王明答應，出去韉馬。聽差四名衙役，點上燈籠，天有四鼓，劉大人邁步走出廟外上馬，朱文、王明，兩名青衣打著一對燈籠，往西一拐，逕奔滄州衙門。穿街越巷，登時來到州衙門外。青衣打門，驚醒了裡面的青衣，聞聽說劉大人來查監來了，這會子連忙開了大門，叫醒別的伴們，點起燈籠，大人至滴水下馬。青衣進內回明，叫醒知縣。貪官聽說大人半夜前來查監，他嚇得魂不附體，魄散九霄雲外。

貪官聞聽心中害怕，登時穿戴不消停，立刻來到大堂上，站在旁邊身打躬。大人吩咐「前引路」，後跟朱文與王明。一對青衣把燈打，監門就在咫尺中。只聽裡面梆鈴響，原來還是打四更！立刻就把門來到，禁子聞聽不消停。瞧見大人與本官到，不知到此為何情。只等旁邊來站立，大人同眾往裡行。拐彎來到獄神廟，忽見板房透燈明。又聽裡面人聲語：「禁公別要下毒情！」忠良聞聽忙邁步，一直徑奔板房中。

獄神之旁，就是板房，大人見燈光透出，又聽裡面像有人說：「禁公不要害人！」大人就知有事，忙忙邁步，逕奔板房門。剛到門口，則見地下躺著一人，口眼歪斜；又見板牀上仰著一人，口內哼哼。大人走進房中，知縣雖然害怕，不敢不進。

站在旁邊，他發怔。朱、王二位，身旁伺候。大人細看板房之人，手帶手肘腳鐐，上中下三條大索拴在匣牀上，旁邊放著個布口袋，一個碗，那人臉上蒙著紙，就只口上還有個窟窿。大人一見，心內明白，連忙眼望王明，說：「快快鬆開此案！」好漢答應，動手將索開了，又將那人扶起，坐在牀上。大人說：「朱文，快用涼水，將地下之人救醒！等著醒來，帶至大堂。」

忠良說罷，轉身而走。吩咐王明：「跟隨知縣上堂。」王明答應。

大人轉身往外走，青衣前面打燈籠。出了獄門忙邁步，竟奔公廳一路行，王明相隨錢知縣，貪官無奈上大堂。大人同眾往裡走，眼望知縣把話雲，爺說是「那人身犯什麼罪？為何刑上又加刑？地下之人因何故，昏迷不醒在流平？」

牀上水碗因何故？又用毛頭紙把面蒙？依我想，口袋並非裝別物，必是沙子裡面盛。以往從前快快講，若有虛詞我不容！」知縣嚇得渾身戰，「大人」連連那住聲？「此必是，禁子作弊將人害，卑職不知裡面情。」貪官說著心內想：只願禁子赴幽冥。無了活口好推賴，全說禁子乾的事情。

貪官這會子，別的想法呢，只願禁於喪命，無了活口，他好推托，以免自身之事。大人聞聽，說：「也罷，這如今本部堂究於你，恐你含冤。等候少刻，將他們帶上來公堂，本部親問，自有道理。」劉大人凡事詳細多著呢，畢竟方才著王明幫著知縣，恐別生事端。又留下朱文，等候地下，也是恐怕監中作弊。

閒言少敘，且說錢知縣腹中說：「過往神祇，有靈有聖，保佑禁子死了，無了活口；再保佑武舉口內不能說話。我弟子吃一輩子長齋，修橋補路，蓋廟塑像。若有虛言，天打雷劈，死在雷下！」

真可笑，貪官腹內瞎禱告，暗暗祝贊過往神：「保佑弟子身無事，重修廟宇塑金身！」不言貪官胡思想，忽聽那，金雞報曉五更明。大人正在公堂等，見一名禁子跪流平，他口內只把「大人」叫：「回大人：鎖頭黃直又復生。」

大人聞言心歡喜，知縣聞聽出了恭！劉大人往下來吩咐，叫朱文：「帶他們上來莫消停！」禁子聞聽忙吩咐，站起轉身往下行。立刻來到監門首：「叫聲伴兒們你是聽：還有上差朱爺駕，大人說：帶武舉、黃直問分明。」裡面禁子忙答應，兩個架著一個行。好漢朱文頭裡走，四個人攙扶兩個人。霎時出了監門首，禁子關門我不云。這些人齊把公堂上，知縣一見走真魂。大人將要審知縣，一樁岔事甚罕聞！

